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一至
六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紹鼎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太平廣記

小說家類二 異聞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太平廣記五百卷宋李昉奉勅監修同修者扈蒙李穆湯悅徐鉉宋白王克貞張洎董淳趙隣陳鄂呂文仲吳淑十二人也以太平興國三年八月表進六年正月勅雕板印行凡分五十五部所采書三百四十五

種古來軼聞瑣事僻笈遺文咸在焉卷帙輕
者往往全部收入蓋小說之家淵海也後以
言者謂非後學所急收板貯之太清樓故宗
文總目不載鄭樵號為博洽亦未見其書通
志藝文畧中遂謂太平廣記乃太平御覽中
別出廣記一書專記異事悞矣其書雖多談
神怪而采摭繁富名物典故錯出其間詞章
家恒所取資又如皇覽三輔決錄三國典畧

晉陽秋晉中興書齊春秋唐歷益部耆舊傳
汝南先賢傳會稽先賢傳古文瑣語琴清英
世語符子金樓子諸書世所不傳者斷簡殘
編尚間存其什一尤足貴也此本為明嘉靖
中右都御史談愷所刊卷頁間有闕佚無從
校補今亦仍之焉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
枝
官
臣
陸
費
塚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

神仙一

老子

木公

廣成子

黃安

孟岐

老子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感
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天然見於李家猶以李為姓或

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盖神靈之屬或云母懷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云其母無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或云上三皇時為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闕帝君伏羲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九靈老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顓頊時為赤精子帝嚳時為祿圖子堯時為務成子舜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真行

子殷湯時為錫則子文王時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
或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在吳為陶朱公皆見
於羣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也葛稚川云洪以為老
子若是天之精神當無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勞背
清澄而入臭濁棄天官而受人爵也夫有天地則有道
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是以伏羲以來至于三代顯名
道術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
竒尚異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說其實論之老子盖得

道之尤精者非異類也按史記云老子之子名宗事魏為將軍有功封於段至宗之子注注之子宫宮之玄孫瑕仕於漢瑕子解為膠西王太傅家於齊則老子本神靈耳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為神異使後代學者從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長生之可學也何者若謂老子是得道者則人必勉力競慕若謂是神靈異類則非可學也或云老子欲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從之問道老子驚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號亦不然也今

按九變及元生十二化經老子未入闕時固已名聃矣
老子數易名字非但一聃而已所以爾者按九宮及三
五經及元辰經云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若易名字以
隨元氣之變則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
老子在周乃三百餘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
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子本末故當以史書實錄為主
并考仙經祕文以相叅審其他若俗說多虛妄洪按西
昇中胎及復命苞及珠韜玉機金篇內經皆云老子黃

白色美眉廣額長耳大目疎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
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足蹈二五手把
十文以周文王時為守藏史至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
見其久壽故號之為老子夫人受命自有通神遠見者
稟氣與常人不同應為道主故能為天神所濟衆仙所
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玄素
守一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
化厭勝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七十

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記者也自有目錄其不在此數者皆後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真文也老子恬淡無欲專以長生為務者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道成乃去蓋仙人也孔子常往問禮先使子貢觀焉子貢至老子告之曰子之師名丘相從三年而後可教焉孔子既見老子老子告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也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之曰何書曰易也聖

人亦讀之老子曰聖人讀之可也汝曷為讀之其要何
說孔子曰要在仁義老子曰蚊虻嗜膚通夕不得眠今
仁義慘然而汨人心亂莫大焉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
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
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區矣夫子修道而趨則以至矣又
何用仁義若擊鼓以求亡羊乎夫子乃亂人之性也老
子問孔子曰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
老子曰使道可獻人則人莫不獻之其君使道而可進

人則人莫不進之其親矣使道可告人則人莫不告之
兄弟矣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其子矣然而不可
者無他也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孔子曰丘治詩書禮
樂易春秋誦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以干七十餘君而
不見用甚矣人之難說也老子曰夫六藝先王之陳迹
也豈其所陳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陳迹也迹者履之出
而迹豈異哉孔子歸三日不談子貢怪而問之孔子曰
吾見人之用意如飛鳥者吾飾意以為弓弩射之未嘗

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麋鹿者吾飾意以為走狗而逐之未嘗不銜而頓之也人之用意如淵魚者吾飾意以為鈎緡而投之未嘗不鈎而制之也至於龍乘雲氣遊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縮神錯而不知其所居也陽子見於老子老子告之曰虎豹之文猿獠之捷所以致射也陽子曰敢問明王之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以不自己化被萬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稱其

名位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者也老子將去而西出關以
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
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
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約
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
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為作
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唯計甲所應得
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

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賃汝為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為甲叩頭請命乞為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并執弟子之禮具以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

教誡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焉尹
喜行其道亦得仙漢竇太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
戚諸竇皆不得不讀讀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
下謐然而竇氏三世保其榮寵太子太傅疏廣父子深
達其意知功成身退之義同日棄官而歸散金布惠保
其清貴及諸隱士其遵老子之術者皆外損榮華內養
生壽無有顛沛於險世其洪源長流所潤洋洋如此豈
非乾坤所定萬世之師表哉故莊周之徒莫不以老子

為宗也

出神
仙傳

木公

木公亦云東王父亦云東王公蓋青陽之元氣百物之先也冠三維之冠服九色雲霞之服亦號玉皇君居於雲房之間以紫雲為蓋青雲為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仙官巨億萬計各有所職皆稟其命而朝奉翼衛故男女得道者名籍所隸焉昔漢初小兒于道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不識唯張子房知

之乃再拜之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蓋言世人登仙
皆揖金母而拜木公焉或云居東極大蘆中有山焉以
青玉為室深廣數里僚薦真仙時往謁九靈金丹一歲
再遊其宮共校定男女真仙階品功行以昇降之總其
行籍而上奏元始中開玉晨以稟命於老君也天地劫
歷陰陽代謝世運興廢陽九百六舉善黜惡靡不由之
或與一玉女更投壺焉每投一投十二百梟設有入不
出者天為囓呼監切噓囓噓者言開口而笑也梟而脫悞不接者天

為之嗤儒者記而詳焉所謂王者乃尊為貴上之稱非
其氏族也世人以王父王母為姓斯亦誤矣

出仙傳拾遺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
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禽不待
候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以語至道黃帝退而閒
居三月後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
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

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
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
嘗衰得我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土將去汝入無
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叅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
死而我獨存矣

出神
仙傳

黃安

黃安代郡人也為代郡卒云卑猥不獲處人間執鞭推
荆讀書畫地以記數一夕地成池時人謂安舌耕年可

八十餘彊視若童子常服硃砂舉體皆赤冬不著衣坐
一龜廣長三尺時人問此龜有幾年矣曰昔伏羲始造
網罟得此龜以授吾其龜背已平矣此蟲畏日月之光
二千年則一出頭我坐此蟲已五出頭矣行則負龜而
趨世人謂安萬歲矣

出洞
冥記

孟岐

孟岐清河之逸人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
前岐時侍周公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

與之岐常實執每以衣裾拂拭笏厚七分今銳欲折恒
餌桂葉聞漢武帝好仙披草萊而來武帝厚待之後不

知所之

出洞
冥記

太平廣記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

神仙二

周穆王

燕昭王

彭祖

魏伯陽

周穆王

周穆王名滿房后所生昭王子也昭王南巡不還穆王乃立時年五十矣立五十四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仙

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以倣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使造父為御得白狐玄貉以祭於河宗導車涉弱水魚鼈鼉鼉以為梁遂登於春山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王荅曰余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又至於雷首太行遂入於宗周時尹喜既通流沙草棲於終南之陰王追其舊跡招隱士尹輒杜冲居於草棲之所因號樓觀從

詣焉祭公自鄭圃來謁諫王以徐偃之亂王乃返國宗
社復安王造崑崙時飲蜂山石髓食玉樹之實又登羣
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飛靈冲天之道而示跡託形者
蓋所以示民有終耳况其飲琬琰之膏進甜雪之味素
蓮黑棗碧藕白橘皆神仙之物得不延期長生乎又云

西王母降穆王之宮相與昇雲而去

出仙傳
拾遺

燕昭王

燕昭王者王噲之子也及即位好神仙之道仙人甘露

臣事之為王述昆臺登真之事去嗜欲撤聲色無思無為可以致道王行之既久谷將子乘虛而集告於王曰西王母將降觀爾之所修示爾以靈玄之要後一年王母果至與王遊燧林之下說炎皇鑽火之術燃綠桂膏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集王之宮得圓丘硃砂結而為佩王登握日之臺得神鳥所銜洞光之珠以消煩暑自是王母三降於燕宮而昭王徇於攻取不能遵甘肅澄靜之旨王母亦不復至甘肅白王母所設之饌非人世

所有玉酒金醴後期萬祀王既嘗之自當得道矣但在
虛凝純白保其遐齡耳甘露亦昇天而去三十三年王
無疾而殂形骨柔爽香氣盈庭子惠王立矣

出仙傳
拾遺

彭祖

彭祖者姓錢諱鏗帝顓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
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
服唯以養生治身為事王聞之以為大夫常稱疾間居
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

少容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怪之事窈然無為少周遊時還獨行人莫知其所詣伺候竟不見也有車馬而常不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唇咽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體中或瘦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存其體面九竅五臟四肢至於毛髮皆令具至覺其氣雲行體中故於鼻口中達十指末尋即體和王自往問訊不告

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恤貧賤無所留又
采女者亦少得道知養性之方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如
五六十歲奉事之於掖庭為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
令采女乘輜輶往問道於彭祖既至再拜請問延年益
壽之法彭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金丹紫炁
召太一所以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為
其次當愛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
乘虛飛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能養陰陽

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怪問也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冷熱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問也采女曰敢問青精先生是何仙人者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上造天

階或化為鳥獸遊浮青雲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
元氣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間而人不識或隱其身而莫
之見面生異骨體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
雖有不死之壽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為蛤雉化為
蜃失其本真更守異氣余之愚心未願此已入道當食
甘旨服輕麗通陰陽處官秩耳骨節堅強顏色和澤老
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
精莫敢犯五兵百蟲不可近嗔喜毀譽不為累乃可貴

耳人之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
不及此傷者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加之可至
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養壽
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
適身也美色淑資幽閒娛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通神
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悅
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
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遯不還故

絕其源故有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
五音使人耳聾五味使人口爽苟能節宣其宜適抑揚
其通塞者不以減年得其益也凡此之類譬猶水火用
之過當反為害也不知其經脈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
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為外物所犯因氣寒酒色以
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也夫遠思彊記傷人憂喜悲
哀傷人喜樂過差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
不順傷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男

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氣導養使人不失其和
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
傷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
天地晝分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故能
生產萬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
道則邪氣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餘吐納導引之術及
念體中萬神有舍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餘條及四時
首向責已謝過卧起早晏之法皆非真道可以教初學

者以正其身人受精養體服氣煉形則萬神自守其真
不然者則榮衛枯悴萬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為道
不負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見約要之書
謂之輕淺而不盡服誦觀夫太清北神中經之屬以此
自疲至死無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棄世獨往
山居穴處者以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
知房中閉氣節其思慮適飲食則得道也吾先師初著
九節都解指韜形隱遯尤為開明四極九室諸經萬三

千首為以示始涉門庭者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之有驗殷王傳彭祖之術屢欲祕之乃下令國中有傳彭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祖以絕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王不常行彭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嬈王失道而殂俗間言傳彭祖之道殺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後有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數百年猶有少容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以為彭祖經

出神
仙傳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未盡乃試之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耳若犬死即不可服乃與犬食犬即死伯陽謂諸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既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恥復還死之與生吾當

服之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顧視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即死當奈此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無意耶因乃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長生耳今服之即死焉用此為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在世間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乃

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似周易
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
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

出神
仙傳

太平廣記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

神仙三

漢武帝

漢武帝

漢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
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
牖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蔚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迴

棟間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主命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為劉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閣為猗蘭殿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赤氣化為赤龍占者以為吉可名之吉至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知其心藏洞徹試問兒樂為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垣在陛下前戲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聞而愕然加

敬而訓之他日復抱之几前試問兒悅習何書為朕言之
乃誦伏羲以來羣聖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言
無一字遺落至七歲聖徹過人景帝令改名徹及即位好
神仙之道常禱祈名山大川五嶽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
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至四月戊辰
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着青衣
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向
為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

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
日清齋不閑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
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
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洲交
關常陽傳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
領命祿真靈官也帝於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
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宮掖設坐
大殿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燃九光之

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監香果為天宮之饌帝
乃盛服立于階下敕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
候雲駕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
逕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
頃王母至也懸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
或乘白鶴或乘軒車或乘天馬羣仙數千光耀庭宇既
至從官不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
龍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同執綵旌之節

佩金剛靈璽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扶二侍女
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容眸流盼神姿清
發真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襜褕文采鮮明
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
太真晨嬰之冠履玄璫鳳文之舄視之可年三十許修
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登牀帝跪
拜問寒暄畢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設天厨真
妙非常豐珍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萋蕤芬芳填標清香

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殊絕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
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
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
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
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於坐上酒觴數
遍王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雙
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
婉凌華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

天之鈞於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玄靈之
曲歌畢王母曰夫欲修身當營其氣太仙真經所謂行
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
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
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為血血化為
精精化為神神化為液液化為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
為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脈五年易
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

化變化則道成道成則為仙人吐納六氣口中甘香欲
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從心所適氣者水也無所
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
所說微言今敕侍笈玉女李慶孫書錄之以相付子善
錄而修焉於是王母語言既畢嘯命靈官使駕龍嚴車
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乃止王母乃遣侍女
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
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漢主好道適來視

之見某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
淳關胷彭字骨無精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腫子不夷
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吾久在人間實為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念庸主
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
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
一侍女答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
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奉

信承降尊於漢主處聞命之際登當命駕先被太帝君
敕使詣玄洲按定天元正爾暫住如是當還還便束帶
願暫少留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
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錄者也俄而夫人至亦
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並是女子年
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真靈官也
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絕朗服青霜之袍雲
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

腰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佩垂鳳文林華之
綬腰流黃揮精之劔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
同坐北向夫人設厨厨亦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
母敕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神汝當起拜帝拜問寒
温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營利嗜味淫色固其
常也且帝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焉而復于華
麗之墟拔嗜欲之根願無為之事良有志焉王母曰所
謂有心哉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數招方術祭山嶽

祠靈神禱河川亦為勤矣勤而不獲實有由也汝胎性
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舍於榮衛之
中五臟之內雖獲良針固難愈也暴則使氣奔而攻神
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
消奢則使真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則使喪仁
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鬪而口乾是故內
戰而外絕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剝命之斧斤矣
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遣茲五難亦何為損性而自勞乎

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往爾若從今已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矜寬惠務濟貧賤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愛身恒為陰德救濟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於是閉諸淫養汝神放諸奢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羶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於螻蛄之窟霄虛之靈而詣狐鳥之俎且阿母至誠妙唱玄音驗其敬勗節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於玄都

之墟迎汝於昆閬之中位以仙官遊於十方信吾言矣
子勵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曰臣受性
凶頑生長亂濁面墻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
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某戢聖命以為身範是小醜
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上元夫人使帝還坐王
母謂夫人曰卿之為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於
志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火
履水固於一志必無憂也若其志道則心凝真性嫌疑

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我發閭宮暫舍塵濁既欲堅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後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與之則帝不得復停當今勾奴未彌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當問篤向之志何如其迴改吾方數來王

母因拊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勗
勉耶帝跪曰臣書之金簡以身佩之焉帝又見王母巾
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
不審其目可得瞻盼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
圖也昨青城諸仙就吾請求今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
上所出文祕禁重豈汝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光
生經可以通神勸心也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王母曰
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

長短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於地理植五嶽而擬
諸鎮輔貴昆陵以舍靈仙尊蓬丘以館真人安水神於
極陰之源棲太帝於扶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為理命
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長元流光生鳳
麟聚窟各為洲名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則碧黑
俱流波則震蕩羣精諸仙玉女聚居滄溟其名難測其
實分明乃因山源之規矩觀河嶽之盤曲陵迴阜轉山
高隴長周旋逶迤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實之號

書形祕於玄臺而出為靈真之信諸仙佩之皆如傳章
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親近汝雖不正然
數訪仙澤扣求不忘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
慎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禍及也上元夫人語帝曰阿
母今以瓊笈妙韞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真
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
見此文矣今雖得其真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
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真逐靈玉女之籙太陽六戊

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素收攝
殺之律壬癸六遯隱地八術丙丁入火赤班符六辛入
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巳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
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咸儀丑辰未戌地真素訣長生
紫書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缺此
十二事者當何以召山靈朝地神攝總萬精驅策百鬼
東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他也帝下
席叩頭曰某下土濁民不識清真今日聞道是生命會

遇聖母今當賜以真形修以度世夫人云今告帝應須
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靈之術既蒙啓發弘益無量唯
願告誨濟臣飢渴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炎之草
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陳帝啓叩不已王母又告夫人曰
夫真形寶文靈宮所貴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虧
科禁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術眇邈必須
清潔至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吾今既賜彼以真形夫
人當授之以致靈之途矣吾嘗憶與夫人共登玄隴朔

野及曜真之山視王子童王子立就吾求請太上隱書
吾以三元祕言不可傳泄於中仙夫人時亦有言見助
於子童之言志矣吾既難違來意不獨執惜至於今日
之事有以相似後造朱火丹陵食靈瓜味甚好憶此未
久而已七千歲矣夫人既以告帝篇目十二事畢必當
匠而成之緣何令人主稽首請乞叩頭流血耶上元夫
人曰阿環不苟惜向不持來耳此是太虛羣文真人赤
童所出傳之既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彼

下才未應得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違明
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說其靈飛
之篇目乎妄說則泄泄而不傳是銜天道此禁豈輕於
傳耶別敕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之五嶽真形
太寶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為天仙之信豈復
應下授於漢主耶直以某孜孜之心數請川嶽勤修齋
戒以求神仙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以下
眇之耳至於教仙之術不復限惜而弗傳夫人且有致

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某真形文者非謂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誠有驗求仙之不惑可以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靈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此子性氣淫暴服精不純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參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適可度於不死耳明科所云非長生難聞道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何足隱之耶夫人謝曰謹受命矣但環疇昔蒙倒景君無

常先生二君傳靈飛之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不授
男太上科禁已表於昭生之符矣環受書以來并賢大
女即抱蘭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伏見扶廣
山青真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甲中元凡十二事與環
所受者同青真是環入火弟子所受六甲未聞別授於
人彼男官也今止敕取之將以授帝也先所以告篇目
者意是愍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令且廣求他日與之
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獲令知天真之珍

貴耳非徒苟執銜泄天道阿環主臣願不罪焉阿母真形之貴慙於勤志亦已授之可謂大不宜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敕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漢主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文之蘊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奉使絳河攝南真七元君檢校羣龍猛獸之數事畢授教承阿母相詣漢主家不意天靈至尊乃復下降於臭濁中也不審起居比來何如侍

女紀離容至云尊母欲得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
精之文十二事欲授漢主輒封一通付信曰帝雖有心
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尸乎昌近在帝處見有
上言者甚衆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興師旅
而族有功忘賞勞而刑士卒縱橫白骨煩擾黔首淫酷
自恣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氣囂言互聞必不得
度世也奉尊見敕不敢違耳王母歎曰言此子者誠多
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誠志念齋戒思愆

輒除過一月克已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
輒除過一年帝念道累年齋亦勤矣累禱名山願求度
脫校計功過殆已相掩但今以去勤修至誠奉上元夫
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冤魂窮鬼有被
屈之訴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
執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仰帝而祝曰九天浩洞太上耀
靈神照玄寂清虛朗明登虛者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
寂感真誠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帝靈飛及此六丁左

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
留青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帝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泄漏
禍必族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爾其慎禍敢告劉生爾
師主是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黃道君之師真元始十天
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
仙宮以青真小童為號其為器也玉朗洞照聖周萬變
玄鏡幽覽才為真俊游於扶廣權此始運館玄圃治仙
職分子在師居從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淪言畢夫

人一手指所施用節度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長生此書上帝封於玄景之臺子其實祕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韞以蘭繭之帛約以紫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頓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非其人謂

之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蔽天寶非限妄傳是謂輕
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泄蔽輕慢四者取死之刀
斧延禍之車乘也泄者身死於道路受上刑而骸裂蔽
者盲聾於來世命凋枉而卒歿輕則鍾禍於父母詣玄
都而考罰慢則暴終而墮惡道棄疾於後世此皆道之
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嶽真形圖
帝拜受俱畢夫人自彈雲林之璫歌步玄之曲王母命
侍女曰四非答哥哥畢乃告帝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

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至明旦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馬龍虎導從音樂如初而時雲彩鬱勃畫為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絕帝既見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其後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圖靈光經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為一卷及諸經圖皆奉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為軸紫錦為囊安著柏梁臺上數自齋潔朝拜燒香灑掃然後乃執省焉帝自受法出入六年意旨清暢高韻自許

為神真見降必當度世恃此不修至德更興起臺館勞
弊萬民坑降殺服遠征夷狄路盈怒歎流血膏城每事
不從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燒柏梁臺真形圖
靈飛經錄十二事靈光經及自撰所受凡十四卷并函
並失王母當知武帝既不從訓故火災耳其後東方朔
一旦乘龍飛去同時衆人見從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
大霧覆之不知所適至元狩二年二月帝病行整屋西
憇五柞宮丁卯帝崩入殯未央宮前殿三月葬茂陵是

夕帝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數遍又有芳香異常
陵畢墳埏間大霧門柱壞霧經一月許日帝塚中先有
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獻帝甚愛之故入
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市中買得此二物帝時
左右侍人有識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認以告有司
詰之買者乃商人也從關外來宿鄜市其日見一人於
北車巷中賣此二物青布三十疋錢九萬即售之度實
不知賣箱杖主姓名事實如此有司以聞商人放還詔

以二物付太廟又帝崩時遺詔以雜經三十餘卷常讀
玩之使隨身斂到元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
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經盛以金箱卷後題東觀臣
姓名記日月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經箱奏進帝
問武帝時左右侍臣有典書中卽冉登見經及箱流涕
對曰此孝武皇帝殯殮時物也臣當時以著梓宮中不
知何緣得出宣帝大愴然驚愕以經付孝武帝廟中按
九都龍真經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過太陰中鍊尸骸

度地戶然後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斂經杖乃忽顯出貨
於市中經見山室自非神變幽妙孰能如此者乎

出漢武帝

內傳

太平廣記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

神仙四

王子喬

鳳綱

琴高

鬼谷先生

蕭史

徐福

王母使者

月支使者

衛叔卿

張楷

陽翁伯

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嶺望之不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後立祠於緱氏及嵩山

出列仙傳

鳳網

鳳網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藥內口中

皆立活網常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

去

出神
仙傳

琴高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之曰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出列
仙傳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因為其號先生姓王
名栩亦居清溪山中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橫之術二子
欲馳騫諸侯之國以智詐相傾奪不可化以至道夫至
道玄微非下才得造次而傳先生痛其道廢絕數對蘇
張涕泣然終不能寤蘇張學成別去先生與一隻履化
為犬北引二子即日到秦矣先生凝神守一朴而不露
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秦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
橫道有鳥銜草以覆死人面遂活有司上聞始皇遣使

齋草以問先生先生曰巨海之中有十洲曰祖洲瀛洲
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光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此草
是祖洲不死草也生在瓊田中亦名養神芝其葉似菰
不叢生一株可活千人耳

出仙傳
拾遺

蕭史

蕭史不知得道年代貌如二十許人善吹簫作鸞鳳之
響而瓊姿煒燦風神超邁真天人也混迹於世時莫能
知之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

王作鳳鳴居十數年吹簫似鳳聲鳳來止其屋公為
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飲不食不下數年一旦弄玉乘
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秦為作鳳女祠時聞簫聲今洪
州西山絕頂有蕭史石仙壇石室及巖屋真像存焉莫

知年代

出神仙
傳拾遺

徐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許人也秦始皇時大宛中多枉死
者橫道數有鳥銜草覆死人面皆登時活有司奏聞始

秦始皇使使者齋此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云是東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養神芝其葉似菰不叢生一株可活千人始皇於是謂可索得因遣福及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樓船入海尋祖洲不返後不知所之逮沈羲得道黃老遣福為使者乘白虎車度世君司馬生乘龍車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俱來迎羲而去由是後人知福得道矣又唐開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醫張尚容等不能知其人聚族言曰形體如是寧

可久耶聞大海中有神仙正當求仙方可愈此疾宗族
留之不可因與侍者齎糧至登州大海側遇空舟乃賁
所攜挂帆隨風可行十餘日近一孤島島上有數百人
如朝謁狀須臾至岸岸側有婦人洗藥因問彼皆何者
婦人指云中心林坐鬚髮白者徐君也又問徐君是誰
婦人云君知秦始皇時徐福耶曰知之此則是也頃之
衆各散去某遂登岸致謁具語始末求其醫理徐君曰
汝之疾遇我即生初以美飯哺之器物皆竒小某嫌其

薄君云能盡此為再餐也但恐不盡爾某連啖之如數
甌物致飽而飲亦以一小器盛酒飲之致醉翌日以黑
藥數丸令食食訖痢黑汁數升其疾乃愈某求住奉事
徐君云爾有祿位未宜即留當以東風相送無愁歸路
遙也復與黃藥一袋云此藥善治一切病還遇病者可
以刀圭飲之某還數日至登州以藥奏聞時玄宗令有
疾者服之皆愈

出仙傳拾遺
及廣異記

王母使者

漢武帝天漢三年帝巡東海祠恒山王母遣使獻靈膠
四兩吉光毛裘武帝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也
以為西國雖遠而貢者不奇使者未遣之帝幸華林苑
射虎兕弩絃斷使者時隨駕因上言請以膠一分以口
濡其膠以續弩絃帝驚曰此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對
牽引之終日不脫勝未續時也膠青色如碧玉吉光毛
裘黃白蓋神馬之類裘入水終日不沈入火不焦帝悟厚
賂使者而遣去集絃膠出自鳳麟洲洲在西海中地面

正方皆一千五百里四面皆弱水遠之上多鳳麟數萬
為羣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集絃膠一名連金
泥弓弩已斷之絃刀劍已斷之鐵以膠連續終不脫也

出仙傳
拾遺

月支使者

漢延和三年春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
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乏以付外
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如狸其毛黃

色國使將以呈帝帝見使者抱之以入其氣禿悴尤怪其所貢之非問使者曰此小物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於百禽者不必計其大小是以神麟為巨象之王鳳凰為大鵬之宗亦不在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中國將有好道之君矣我國王將仰中土而慕道風薄金玉而厚靈物故搜竒蘊而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肥車而濟弱水策驥足以度飛沙契濶途徑艱苦蹊路于

今十三年矣神香辟天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魍魎
夫此二物者實濟衆生之至要助至化之昇平豈圖陞
下乃不知貴乎是臣國占風之謬也今日仰鑒天姿乃
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貪恣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
則注賊心多節則奢侈未有用此四多而天下成治者
也帝默然不平帝乃使使者勅猛獸發聲試聽之使者
乃指獸令發一聲獸舐唇良久忽如天雷霹靂之響又
作兩目如礮礮之炎光久乃止帝登時顛覆掩耳振動

不能自止侍者乃武士皆失仗帝忌之因以此獸付上
林苑令虎食之虎見獸皆相聚屈蹟如也帝恨使者言
不遜欲罪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至始元元年京
城大疫死者大半帝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
三日者皆活香氣經三月不歇帝信神香乃祕錄餘香
一旦函檢如故而失神香也此香出於聚窟洲人鳥山
山上多樹與楓樹相似而香聞數里名為返魂樹亦能
自作聲如羣牛吼聞之者心振神駭伐其木根於玉釜

中煮取汁更以微火熟煎之如黑粘狀今可丸名為驚
精香或名振靈丸或名返生香或名振檀香或名却死
香一種六名斯實靈物也

出仙傳
拾遺

衛叔卿

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儀鳳二年八月壬
辰孝武皇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
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
帝乃驚問曰為誰答曰吾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

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云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然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見但見其子名度世即將還見帝問云汝父今在何所對曰臣父少好仙道嘗服藥導引不交世事委家而去已四十餘年云當入太華山也帝即遣使者與度世共之華山求尋其父到山下欲上輒火不能上也積數十日度世謂使者曰豈不欲令吾與他人

俱往乎乃齋戒獨上未到其嶺於絕巖之下望見其父
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為牀又有
數仙童執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載拜叔卿曰汝來何
為度世曰帝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言語今故遣使
者梁伯與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曰前為太上
所遣欲誡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祚可延而
彊梁自貴不識真道而反欲臣我不足告語是以去耳
今當與中黃太乙共定天元吾終不復往耳度世曰不

審向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火
低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耳今世向大亂天下無聊後
數百年間土滅金亡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
玉函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方合服之一年可能乘雲而
行道成來就吾於此勿得為漢臣也亦不復為語帝也
度世於是拜辭而去下山見梁伯不告所以梁伯意度
世必有所得乃叩頭於度世求乞道術先是度世與之
共行見伯情行溫實乃以語之梁伯但不見柱下之神

方耳後掘得玉函封以飛仙之香取而餌服乃五色雲
母遂合藥服之與梁伯俱仙去留其方與子而世人多

有得之者

出神
仙傳

張楷

張楷字公超有道術居華山谷中能為五里霧有玉訣
金匱之學坐在立亡之道人學其術者填門如市故云
霧市金華山有張超谷焉

出仙傳
拾遺

陽翁伯

陽翁伯者盧龍人也事親以孝葬父母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其上無水翁伯廬於墓側晝夜號慟神明感之出泉於其墓側因引水就官道以濟行人嘗有飲馬者以白玉一升與之令翁伯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者數雙一日忽有青童乘虛而至引翁伯至海上仙山謁羣仙曰此種玉陽翁伯也一仙人曰汝以孝於親神真所感昔以玉種與之汝果能種之汝當夫婦俱仙今此宮即汝他日所居也天帝將巡省於此開禮玉

十珏汝可致之言訖使仙童與俱還翁伯以禮玉十珏以授仙童北平徐氏有女翁伯欲求婚徐氏謂媒者曰得白璧一雙可矣翁伯以白璧五雙遂壻徐氏數年雲龍下迎夫婦俱昇天今謂其所居為玉田坊翁伯仙去後子孫立大石柱於田中以紀其事

出仙傳拾遺

太平廣記卷四

太平廣記卷四
九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五

神仙五

王次仲

墨子

劉政

孫博

天門子

玉子

茅濛

沈羲

陳安世

王次仲

王次仲者古之神仙也當周末戰國之時合縱連橫之

際居大夏小夏山以為世之篆文功多而用寡難以速就四海多事筆札所先乃變篆籀之體為隸書始皇既定天下以其功利於人徵之入秦不至復命使召之勅使者曰吾削平六合一統天下孰敢不賓者次仲一書生而逆天子之命若不起當殺之持其首來以正風俗無肆其悍慢也詔使至山致命次仲化為大鳥振翼而飛使者驚拜曰無以復命亦恐見殺惟神人憫之鳥徘徊空中故墮三翮使者得之以進始皇素好神仙之道

聞其變化頗有悔恨今謂之落翮山在幽州界鄉里祠

之不絕

出仙傳拾遺

墨子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為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為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頗毀孔子有公輸般者為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脚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為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餘於地而不足

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隣有一弊輿而欲竊之捨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捨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龜為天下富宋無雉兔鮒魚猶梁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

聞大王更議攻宋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為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牖為械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墨

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
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
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卧後又有人
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
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
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
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
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

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
驗乃撰集其要以為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
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遵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
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游五岳不止一處

出神
仙傳

劉政

劉政者沛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以為世之榮貴乃
須臾耳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趨之路求養生之
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已雖奴客必師事之復

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九年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
能變化隱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萬
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成一叢林木亦能使成鳥獸試
取他人器物易置其處人不知覺又能種五果立使華
實可食坐致行厨飯膳供數百人又能吹氣為風飛砂
揚石以手指屋宇山陵壺器便欲頽壞復指之即還如
故又能化生美女之形及作水火又能一日之中行數
千里能噓水興雲奮手起霧聚土成山刺地成淵能忽

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沾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魚鼈蛟龍龜鼉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直上連天又能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去不知所在

出神仙傳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書百餘篇誦經數十萬言晚乃好道治墨子之術能令草木金石皆為火光照數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樹生草則焦枯更指還如故又有人亡奴藏匿軍中者捕之不得博

語奴主曰吾為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諦伺捉之於是博以一赤丸子擲軍門須臾火起燭天奴果走出乃得之博乃復以一青丸子擲之火即滅屋舍百物如故不損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臾自止之方止行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從已蹈之俱不沾灼又與人往水上布席而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水上又山間石壁地上盤石博入其中漸見背及兩耳良久都沒又能吞刀劍數十枚及壁中出入

如有孔穴也能引鏡為刀屈刀為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
之乃復如故後入林瀘山服神丹而仙去

出神
仙傳

天門子

天門子者姓王名剛尤明補養之要故其經曰陽生立
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
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
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
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前我玄武不死之道也

又陰人之情也每急於求陽然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為木屈也陽性氣剛燥志節踈畧至於遊宴言和氣柔辭語卑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既行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子之色乃服珠醴得仙入玄

洲山去也

出神
仙傳

玉子

玉子者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少好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

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命盡氣絕則死位為王侯金玉如山何益於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長桑子具受衆術乃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為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木瓦石為六畜龍虎立成能分形為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亦不變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日數十日乃起每

與弟子行各丸泥為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成大馬乘
之日行千里又能吐氣五色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即
墮臨淵投符召魚鼈之屬悉來上岸能令弟子舉眼見
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着兩肘之
間噓之水上立有赤光輝輝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在
內飲之在外者洗之皆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
天而去

出神
仙傳

茅濛

茅濛字初成咸陽南關人也即東卿司命君盈之高祖也濛性慈憫好行陰德廉靜博學逆覩周室之衰不求進於諸侯常歎人生若電流出處宜及其時於是師北郭鬼谷先生受長生之術神丹之方後入華山靜齋絕塵修道合藥乘龍駕雲白日昇天先是其邑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秦始皇聞之因改臘

為嘉平

出洞仙傳

沈羲

沈羲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濟救百姓
不知服藥物功德感天神識之羲與妻賈氏共載詣子
婦卓孔寧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
乘從者皆數十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
君是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為問之騎
人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
命不長年壽將盡黃老今遣仙官來下迎之侍郎薄延

之乘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迎使者
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
青玉界丹玉字授羲羲不能識遂載羲昇天昇天之時
道間鉏耨人皆共見不知何等斯須大霧霧解失其所
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田食苗或有識是羲車牛以語
羲家子弟恐是邪魅將羲藏山谷間乃分布於百里之
內求之不得四百餘年忽還鄉里推求得數十世孫名懷
喜懷喜告曰聞先人說家有先人仙去久不歸也留數

十日說初上天時云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而坐左
右勅義不得謝但默坐而已宮殿鬱鬱如雲氣五色玄
黃不可名狀侍者數百人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
衆芝叢生龍虎成羣遊戲其間聞琅琅如銅鐵之聲不
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書着之老君身形畧長一丈被
髮文衣身體有光輝須臾數玉女持金索玉杯來賜羲
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壽萬歲乃告言飲
服畢拜而勿謝服藥後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遺

義曰暫還人間治百姓疾病如欲上來書此符懸之竿
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義義奄忽如寐
已在地上多得其符驗也

出神
仙傳

陳安世

陳安世京兆人也為權叔本家傭賃稟性慈仁行見禽
獸常下道避之不欲驚之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十三
四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託為書生從叔本游以觀
試之而叔本不覺其仙人也久而意轉怠叔本在內方

作美食而二仙人復來詣門問安世曰叔本在否答曰
在耳入白叔本叔本即欲出其婦引還而止曰餓書生
輩復欲求飽腹耳於是叔本使安世出答言不在二人
曰前者云在旋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君教我云耳二
人善其誠實乃謂叔本勤苦有年今適值我二人而乃
懈怠是其不遇幾成而敗乃問安世曰汝好遊戲耶答
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答曰好而無由知之二人曰
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承言早往期處

到日西不見一人乃起欲去曰書生定欺我耳二人已
在其側呼曰安世汝來何晚也答曰早來但不見君耳
二人曰吾端坐在汝邊耳頻三期之而安世輒早至知
可教乃以藥二丸與安世誠之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
於一處安世承誠二人常來往其處叔本怪之安世處
空室何得有人語往輒不見叔本曰向聞多人語聲今
不見一人何也答曰我獨語耳叔本見安世不復食但
飲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賢乃歎曰夫道尊德

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先聞
道者即為師矣乃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之為之灑掃
安世道成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術授叔本叔本後

亦仙去矣

出神
仙傳

太平廣記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六

神仙六

張子房

東方朔

王喬

周隱遙

劉商

張子房

張子房名良韓國人也避地於南陽徙居於沛後為沛國人焉童幼時過下邳圮橋風雪方甚遇一老叟着烏

中黃單衣墜履於橋下目子房曰孺子為我取之子房
無倦色下橋取履以進老叟引足以納之子房神意愈
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明旦來此當有所教子房昧爽
至叟已在矣曰期而後至未可傳道如是者三子房先
至亦無倦怠老叟喜以書授之曰讀此當為帝王師若
復求吾乃穀城山下黃石也子房讀其書能應機權變
佐漢祖定天下後人謂其書為黃石公書修之於身能
煉氣絕力輕身羽化與綺里季東園公角里先生夏黃

公為雲霞之交漢初遇四五小兒路上羣戲一兒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之子房知之往拜之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此二元尊乃陰陽之父母天地之本源化生萬靈育養羣品木公為男仙之主金母為女仙之宗長生飛化之士昇天之初先覲金母後謁木公然後昇三清朝太上矣此歌乃玉童教世人拜王公而揖王母也子房佐漢封留侯為大司徒解形於世葬於龍首

原赤眉之亂人發其墓但見黃石枕化而飛去若流星
焉不見其尸形衣冠得素書一篇兵畧數章子房登仙
位為太玄童子常從老君於太清之中其孫道陵得道
朝崑崙之夕子房往焉

出仙傳
拾遺

東方朔

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
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時漢景帝三年
也鄰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歲天下

祕識一覽暗誦於口恒指揮天上空中獨語隣母忽失
朔累月暫歸母答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
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吾朔曰兒暫之紫泥之海有紫
水汚衣仍過虞泉浦浣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母又問
曰汝悉經何國朔曰兒浦衣竟暫息冥都崇臺一寤眠
王公啗兒以丹粟霞漿兒食之既多飽悶幾死乃飲玄
天黃露半合即醒還遇一蒼虎息於路初兒騎虎而還
打捶過痛虎啗兒脚傷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

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掛樹布化為龍因名其地
為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鴻濛之澤忽遇母採桑於白
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為我妻托形
為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
餘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十年一返
骨洗髓二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
矣朔既長仕漢武帝為太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術與
朔狎暱一日謂朔曰朕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

能之帝曰服何藥曰東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魚
帝曰何知之曰三足鳥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鳥
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鳥獸食此即美悶不能動問
曰子何知之朔曰小兒時掘井陷落井下數十年無所
託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紅泉不得渡其人與臣一
隻履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為草
要臣入雲靱之幕設玄珉雕枕刻鏤為日月雲雷之狀
亦曰鏤空枕亦曰玄雕枕又薦蚺毫之珍褥以百蚺之

毫織為褥此毫褥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
之褥臣舉手拭之恐水濕席定視乃光也其後武帝寢
於靈光殿召朔於青綺窓綈幕下問朔曰漢年運火
德統以何精何瑞為祥朔對曰臣常游昊然之墟在長
安之東過扶桑七萬里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井中出
若土德則黃雲火德則赤雲金德則白雲水德則黑雲
帝深信之太初二年朔從西那邪國還得聲風木十枝
以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出因桓之水則禹貢所謂

因桓是來即其源也出甜波上有紫燕黃鵠集其間實如細珠風吹珠如玉聲因以為名帝以枝遍賜羣臣年百歲者頒賜此人有疾枝則有汗將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堯時年已三千歲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賜朔朔曰臣見此枝三遍枯死死而復生何翅汗折而已語曰年末年枝忽汗此木五千歲一濕萬歲一枯也帝以為然又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館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席

操筆疏曰臣遊北極至鏡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龍銜火以照山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草木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為燭照見鬼物形仙人甯封嘗以此草然為夜朝見腹内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對此草為蘇以塗明雲之觀夜坐此觀即不加燭亦名照魃草採以藉足則入水不沉朔又嘗東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何獸曰王母乘雲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東王公怒棄此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

因騎而反遶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關門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還至帝曰其名云何朔曰因事為名名步景駒朔曰自馭之如駕馬蹇驢耳朔曰臣有吉雲草千頃種於九景山東二千年一花明年應生臣走往刈之以抹馬馬立不饑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帝曰何為吉雲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凶吉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着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吉雲五露可得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馬此立可得日

可三二往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白青黃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徧賜羣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又武帝常見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彗星應時星沒時人莫之測也朔又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漫飛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太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即召太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歷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獨不見歲星十八

年今復見耳帝仰天歎曰東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其餘事跡多散在別卷此不

備載

出洞冥記及朔別傳

王喬

王喬河東人也漢顯宗時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詣京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臨至必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鳥焉乃四年時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

縣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忽下玉棺於庭前
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欲召我耶乃沐浴服餌
卧棺中蓋便立覆宿昔乃葬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
牛羊皆流汗喘乏人莫知之百姓為立廟號葉君祠禱
無不應遠近尊崇帝詔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畧無復聲
或云即古仙人王喬也示變化之跡於世耳

出仙傳拾遺

周隱遙

周隱遙洞庭山道士自云角里先生之孫山上有其祖

角里廟角里邨言其數世得道嘗居焦山中學太陰鍊形之道死於崖窟中囑其弟子曰檢視我屍勿令他物所犯六年後若再生當以衣裳衣我弟子視之初則臭穢蟲壞唯五臟不變依言閉護之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却生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衣之髮鬢而黑髭麤而直若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此三度已四十餘年近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聞之徵至東都頒賜豐厚恩禮隆異而懇乞歸山尋還本郡貞觀

中召至長安於內殿安置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修者
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利唯一身帝王修道一言之利萬
國蒙福得道之效速於人臣區區所學非九重萬乘之
所修也懇求歸山尋亦遂其所適

出仙傳
拾遺

劉商

劉商者中山靖王之後舉孝廉歷官合肥令而篤好無
為清簡之道方術服鍊之門五金八石所難致者必力
而求之人有方術未合鍊施效者必資其藥石給其鑪

鼎助使成之未嘗有所覬覦也因泛舟苕霅間遂卜居
武康上強山下有樵童藥叟雖常草木之藥詣門而售
者亦答以善價一旦樵夫鬻樵有木一把商亦厚價致
之其庭廡之下籬落之間草木諸藥已堆積矣忽閒步
杖策逍遙田畝蹊隧之傍聊自怡適聞藪林間有人相
與言曰中山劉商今日已賜真術矣蓋陰功篤好之所
感乎窺林中杳無人跡奔歸取術修而服之月餘齒髮
益盛貌如嬰童舉步輕速可及馳馬登涉雲巖無復困

憊又月餘坐知四方之事驗若符契乃入上彊洞中咸
通初有酒家以樵叟稍異盡禮接之累月復一至因謂
酒家曰我中山劉商也夙攻水墨願留一圖以酬見待
之厚使備繪素而約以再來一日果至酒家援毫運思
頃刻而千山萬水非世工之所及將去謂酒家曰我祖
淮南王今為九海總司居列真之任授我以南溟都水
之秩旬日遠別不復來矣如是十許日天色晴霽香風
瑞雲彌布山谷樵者見空中騎乘飛舉南去

出仙傳
拾遺

乾
坤
艮
巽
震
坎
離
兌

太平廣記卷六